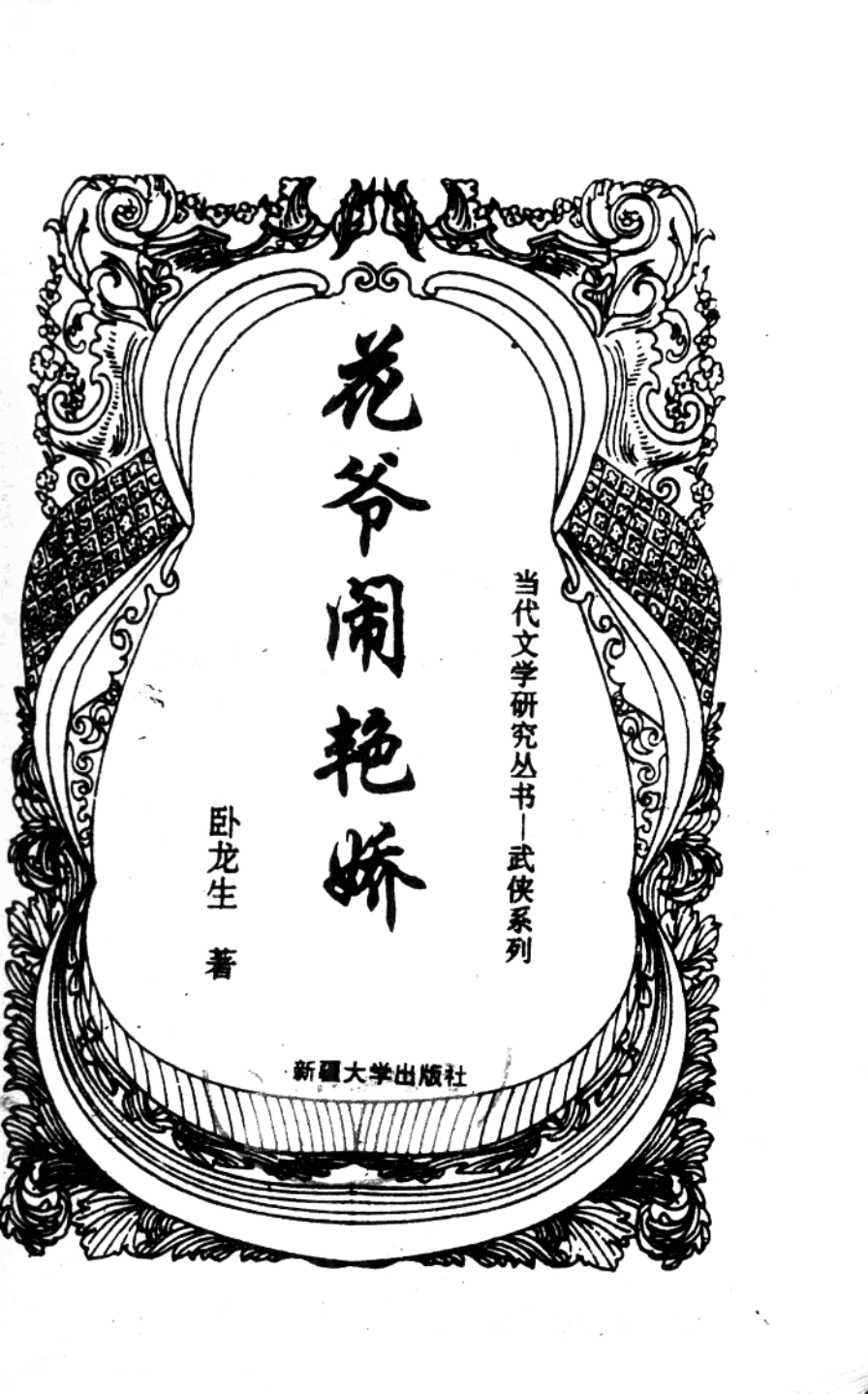




花
爺
開
艷
嬌



卧龙生 著



花爷闹艳娇

当代文学研究丛书——武侠系列

卧龙生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杀、杀、杀，江湖险恶血雨腥风
风流少侠程剑，因杀父辱母之仇与
江湖巨魔“万能脚”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

游走江湖奇遇频频，功力转眼之间
超人想象，令江湖邪士听之闻风丧胆。

风趣幽默艳而不俗，名家大作，不
可不读！

目 录

一、杀父江中	(11)
二、绝境求生	(33)
三、月夜风高	(55)
四、力战群魔	(71)
五、琴箫神威	(100)
六、武林至宝	(119)
七、洒血荒野	(142)
八、幽灵孤岛	(167)
九、智救奇侠	(186)
十、苦练兴筹	(205)
十一、山庄映村	(230)

十二、泪沾衣襟	(250)
十三、神功无敌	(275)
十四、妙手奇招	(301)
十五、血雨腥风	(319)
十六、武林险恶	(341)
十七、伴花而眠	(363)
十八、血洗暴戾	(386)
十九、伏尸万千	(407)
二十、箫侠重出	(431)
二十一、百毒魔姬	(453)
二十二、冤魂追命	(479)
二十三、患难儿女	(499)
二十四、神功无形	(520)
二十五、百花谷主	(542)
二十六、仇人后裔	(565)
二十七、情谊深长	(582)

二十八、百花谷会	(604)
二十九、独占鳌头	(613)
三十、前世家仇	(628)
三十一、情缘难断	(651)

一 杀父江中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是李白的一首七绝，——上江陵，乃是形容长江三峡水流湍急，一泻千里。事实上长江险不仅三峡。另外还有明月峡和黄牛峡，由于巫峡最长，瞿塘峡最险，所以都以西陵峡和以上两峡称为三峡。

三峡相连，长七百余里，重严叠嶂，隐天蔽日，非正午子夜不见曦月。

深秋之夜，山风呼啸，湍流奔腾呜咽，声如压心恐噪，令人胆颤心惊。

在瞿塘峡的上游，正有一艘大江船准备通过瞿塘峡。在朦胧夜色之中，怒涛澎湃之下，好象那艘大船也在瑟索发怒。

暗示着死神即将来临。

大船上舱中，灯火摇曳，一位中年文士正在提笔运豪，一块素绢上已经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楷书，写完，立即在后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和一个“四”字，他写到这里，突然闻舱外有人大声道：“客官，现在就要过峡，此峡为天下至

险，一个不小心，一片木船也找不到，为了慎重起见，不分主客，除了女流子悲辈，都应同心合力，帮忙渡过险峡。

中处文士听到这里放下笔毫，转身对在目视自己写字的妻子道：“这些船家，长年累月辛辛苦苦，此时遇到紧急关头，待我去助他们一臂！”

这文士虽有浓重的书卷气，但眉宇间却有一股凛然正气目光灼灼，显然还是内外兼备的高手。

他身旁的中年妇人，虽然衣着朴素，却掩不住她那绝代风华。她身旁站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豆蔻年华，显得十分成熟，好象一朵盛开的牡丹，渴望雨水的灌溉，眉角眼梢荡澜漾着万种风情。

美妇膝前，站着一个五六岁的男童，正在瞪着一双浑圆的大眼睛，望着他的父母谈话。

文士出了船舱，来到甲板之上，只见几个船家，都将头脚扎紧，仅露出眼睛，手持长篙，两条大缆，自大船左右舱通往两崖嶂岩之上，显然两崖上也有五六个人在拉缆。

文士自动拿了一根篙子，站在左舷。此刻山风越来越大发出凄凉而恐怖的怒呼。

这时，舱门一响，那少女竟探出头来，先四下张望一下，然后和其中一个大汉的目光接一起。

那大汉向少女微微点头，有意无意地看了文士一眼，那文士发现那个少女，立即沉声道：“红儿，快关上舱门，等会儿船身荡动极烈，千万不可乱跑！”

少女缩回身子，关上舱门，那个大汉也回地头去，英

俊，而略待阴鸷的脸上，泛出一丝狞笑。

文士在最前，他的后面和左右各有三个大汉，他们注意湍急的峡流，也未注意两崖的持缆之人，却不约而同才过来头，相互一望，交换了一个内心的阴笑，中年美妇不放心丈夫，悄悄打开舱门，忽然看见，大汉已悄悄解开两岸的缆绳，中年美妇虽荒废了武功，由于她出自武林世家，见闻广博，暗叫一声“不好！”正待招呼那文士，突闻其中一个大汉沉喝一声，“放——”十余根长篙，一撑船旁的岩石，大船立即向前沉去。

那美妇大叫一声：“程文小心——”

心字末了，大船已入湍流之中，船身狂颠，怒涛拍击着船身，发出不堪负荷的声音，而大船已顺着曲折的峡道疾泻而下。

那文士虽然全神贯注峡流，但那美妇刚才一声大呼，也隐隐听到，他心中一动，正想回头，那知三根锋利的长篙，挟着锐啸之声，已到了他的背心。

那文士在这刹那之间，才知道上了贼船，生死一发，不容思考，足尖一点腾空而起！”

那知三个大汉早有准备，知道他非这条路不可，三根长篙如电划到，只闻一声惨嗥，文士刚跃起一丈来高，背心已被穿了三个透明的窟窿。

三个大汉同时一抖长篙，只闻“卜”的一声，文士的尸身带着人蓬血雨，没入峡流之中，瞬息不见。

三个大汉也同时疾点两岸的明礁暗岩，通过了恐怖的瞿塘峡。

“哈……”

一阵狂笑，声中三个大汉一齐放下篙子，蹿入舱中。

那美妇在那文士身中三篙，落入江中之时，已经奇痛钻心，昏倒舱中，而那少女并未去拉她的母亲，却向一个较为年轻大汉奔去。

只有那五六岁的小童，伏在美妇身上嚎啕大哭。

这是一幕人间奇惨的局面，这母子三人等于俎上之肉，瓮中之鳖，根本没有挣扎反抗的机会。

那个年轻的汉子坐在椅上，狞笑道：“任务已经完成，主人曾说过，这两个美人儿由小弟自行处理……”

另外两个大汉虔容道：“三弟大概是想母女兼收，一箭双雕吧？”

那年轻的汉子面色一寒，目中射出骇人的光芒，道：“难道二哥也想分一杯羹？”

那汉子震颤了一下，道：“三弟，你想到那里去了？说正格的这两个美人儿，也只有三弟你配得上！为兄那能和你……”

那年轻的汉子哼了一声，打断他的语尾，又对年纪最大的汉子道：“大哥你呢？”

这虽是征求意见的态度，但语气冰冷，令人直冒寒气，那大汉无奈地耸肩于三笑道：“三弟，你这就不对了，大哥我一向不近女色，你又不是不知道，既使大哥确有此意，也不能和三弟你争呀！”

那年轻的汉子傲然地一笑道：“大哥二哥误会了，小弟不是那个意思，事实上主人虽然交给了小弟处理这件事，但

小弟也不能专断独行，因为这三个人关系重大，如被他们漏网，那一个担当得起？”

另外两个大汉似是被他的威风所慑，连声称是，不再表示意见。

那少女半倚在年轻的汉子身上，整个娇躯散发出烈火似的魅力，眼波带俏，风情万种，使那年轻汉子的阴鸷脸色逐渐松弛下来。

那小童悲号和少女的荡笑，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他们同是这文士夫妇的子女，其表情却不啻天壤。

年轻汉子对那少女道：“红妹，把那小崽子拉开，别让他鬼叫，怪烦人的！”

那小女走到小童身旁，扯着他的衣领提了起来，道：“剑弟，快到别，有甚么好哭的！”

那小童仅五六岁，虽然生得一表人才，聪时过人，毕竟还是个孩子，不禁怔忡了一会，茫然地道：“姐姐，娘死了，难道你不伤心？”

那少女荡然地道：“她没有死，死了也不要紧，姐姐会照料你的！”

那小童又怔了一下，显然他对“死了也不要紧的”这句话莫测高深，心想，母亲如果死了，怎会不要紧呢？”

小童大声道：“我要娘，姐姐，你放开我！”

说着就大力挣扎，这少女仍然抓着他的衣领不放，小童急了，剑眉暴挑，扬起小拳头，就是一式“危巢取卵，捣在少女的肚子上。

那少女本是天生的荡女，那有母女及手足之情，“叭

叭”两声，两个耳光把小童打倒在地，鲜血自口角流出。

“打得好！打得好！”那年轻汉子大声会赞，好象是一件值得鼓励之事。

那小童毒来深得父母宠爱，不但未挨过耳光，就是重一点的话儿，也未被说过，不由得惊呆了。

坐在地上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看那年轻汉子，又看看他的姐姐，一脸迷惘之色，心想，姐姐怎会和个年轻汉子合起来欺负我？

别看他才六岁稚龄，毕竟出自武林世家，跳了起来，指着那年轻汉子大声道：“你是什么东西，敢叫我姐姐打我。”

那少女大怒。“叭”地一声，已把小童踢出五步多远，恰巧倒在那妇人身上。”

“哈哈……”

三个汉子一齐耸声大笑，那年轻汉子突然脸色一寒，道小子可真不简单，我得先宰了他！红妹不会反对吧？”

那少女坐在椅上，双手抱膝，摆着腰肢，在那动荡的秋波之中，眨出阴毒的煞气，道：“大哥，你看着办吧！反正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小童的泪水泉涌似的淌在那妇人的脸上，那妇人立即醒了过来，恰巧听到少女的话。

她的心猛跳了一下，希望是自己的耳朵发生幻觉，那知当她看到自己的女儿一脸淫荡之色，正在和那年轻的汉子眉来眼去时，一颗芳心，如撕裂一般。

她不知那里来的勇气，霍地坐了起来，将小童抱在怀

中厉声道：“红儿，你刚才说甚么？”

那少女扭动娇躯，淡然地道：“我是说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语带磁音，秋波频送，那妇人的娇躯突然颤抖起来，惊骇万分地道：“你……你这个贱人！你……已经和他发生……”

少女冷笑道：“别大惊小怪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又不养我一辈子！”

那妇人清丽的脸上现出极端痛苦之色，怒声道：“如此说来他们暗算你爹爹你预先已经知道了？”少女微微点头道：“知不知道都一样，即使我知道也不会在阻他！”

“呸！”

那妇人目眦皆裂，咬牙切齿，恨声道：“贱婢！你外公早就说过，你生了一副奇淫之相桃花眼，水蛇腰，坐摇膝，行忘踵。我当时不信，只以为你比较早熟，那知果然被你外公猜中了……”

“唔……”

少女放肆的笑一阵，道：“你装甚么假道学？我听说你年轻的时候，也是招蜂引蝶！”

“哈……”

三个汉子又狂笑了一阵，那年轻汉子走上前去，伸手去捏那妇人的面庞。

妇人杏眼圆睁，“叭”的一声，一口唾沫吐在年轻汉子的脸上。

他狞笑一声道：“你已落入大爷手中，大爷看你还有几

分姿色，所以不忍杀你，嘿嘿，你若不知好歹，奸了你之后，再把你和这小子丢入江中喂鱼！”

妇人厉声道：“狗贼，我丈夫程文和你们有甚么仇恨。”

年轻的汉子脸色一寒，对另外两个汉子沉声道：“大哥和三哥请到舱外去！”

两个汉子也真乖，虽然脸上略显不豫之色，却不敢不从，互视一眼，到舱外去了。

年轻汉子狞笑连连，道：“大爷现在就要玩你，然后把你们母子水葬，嘿嘿！这也是程文的造化！”

“且慢！”

那少女一下站起，高声向那年轻汉子喊道你要干什么？”

那年轻汉子耸肩谄笑道：“我要……我要……”

那妇人不禁一怔，心道：“毕竟还是自己的女儿，到了紧要关头，她也不甘坐视母亲被辱。”

那知她的意念未毕，少女一脸杀机地走到她的面前来道：

“果然有几分姿色，我平日还没有注意，无怪他不肯杀你了！”

那妇人脑中“嗡”地一声，眼前一阵发黑，差点昏倒，厉声道：“贱人！你疯了？我是你的母亲啊！”

少女脸上没有一丝尊敬之色，冷峭之意挂在嘴角上，冷笑道：“不错！以前你是我的母亲，但是从现在开始，人家看上了你和我，鱼和熊掌想兼而得之，因此，咱们的关系，你想想看，咱们该是什么关系？”

妇人乃是心地善良之人，一时之间被女儿的谬论惊的呆，她自信一生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她的丈夫也是一代大侠，而她的父亲，更是武林中一位白道奇人。苍天没有眼睛，对她太残酷了。

“欲哭无泪”这句话，正是她现在的写照，只觉一颗心被片片撕碎，眼前的景物也开始模糊起来。

少女凝视着她母亲的娇面，觉得她的美是成熟的，雍容华贵的，这种徐娘的风韵，正是那些食髓知味的男人所垂涎欲滴的话。

古语说：人所异于猛兽者几稀，而有一种天生心贱的人的潜意识中就没有伦理道德，这少女就是一个例子。

在此之前，这个天生淫女与那年那年轻汉子已经发生了数次自尊已荡然无存了。

她现在所追求的是欲的享受，爱的独占，不容第三者分享，此刻，她的母亲反而变成了她的情敌，有如眼中之刺，恨不得宰了她。

她毒念陡起，伸手向妇人脸上抓去，而妇人早已视死如归，心想，死在女儿手中也好，如果女儿企图抓去她的面容，她更不会介意，因为眼前这贼子，正觊觎她的美色，一旦容貌被毁，死罪虽然起免，或能落个干净身子。

这仅是她一念之间，少妇的手堪堪抓在她的脸上，只见那汉子一闪而至，扣住少妇的脉门，将她带出三步之外，道：“红妹，我不许你杀她！”

少女冷哼一声，道：“我知道你喜欢她，不喜欢我！”

那汉子道：“你们两个我都喜欢，一视同仁。”

妇人不忍看这野兽的行为，闭上眼睛。思忖脱身之计。

她几次想抱着爱儿，开窗跳入水中，又怕他们抓住，自己死了事小，程家一条命根绝对不能断绝、

少女冷酸道：“那么你的意思是……”

那汉子道：“我刚才说过，一视同仁，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少女听道：“不行！”你如果是真爱我，我为大，她为小”

此言一出，连那些汉子也不由得怔了一下，而那妇人忽然睁开美目，怒视着她一手抚养大的女儿，她好象在噩梦中，仍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那汉子的淫笑和女儿的下流无耻之态，都像一根根毒针，无情地戮着她的心扉，她几乎无法保持身体的平衡。

终于，妇人流下了伤心之泪，这是事实，而此事实太残酷了。

那汉子道：“好吧！我依你，你为大，她为小，希望你们母女两人不要吃醋！”

妇人强忍满脸悲和泪水，心情竟出奇的平静，她知道事到如今，陡自悲伤于世无补，必须想个釜底抽薪之计，保全儿子的性命，以报杀父败节仇。

年轻汉子淫笑连连，托着妇人的下巴，道：“怎么样？美人儿？你为小她为大，这也算是天下奇闻吧！哈……”

妇人一摆头，挣开那汉子的手，道：“我已落入你的手

中！就算嫁给也没有什么，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少女怔了一下，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平素一本正经，冷若冰霜，到头来也是假惺惺作态，丈夫尸骨未寒，就却了再醮之念。

她突然笑得花枝招展，上气不接下气道：“那个猫儿不喜腥！这句话真是入木三分，看起来一本正经之人，心里花样更多，说不定爹爹未死之先，你就想野汉子呢！”

妇人为了报这奇仇，眼前的一切都不再使她震惊，她暗自警惕自己，必须镇静，使程家的香火不至断绝，使程家的血仇，不至永沉海底。

因此，她没有看自己的女儿一眼，只面对那年轻汉子，待他答复。

在年轻汉子眼目之中，这中年美妇比这少女美的多了，而且成熟，丰腴尤有过之，迷着色眼道：“你且说说看，是什么事情？”

妇人道：“我和程文结婚十余年，平常感情不错，如今他已经身葬鱼腹，我作妻子的，不能不祭他一番！”

那汉子道：“好吧！我答应你，你要如何祭他？”

妇人道：“就以船上所有的酒菜，香花烛箔，摆一香案于船首，略尽心意！”

那年轻汉子立即吩咐摆香案，又向妇人走近，狞笑道：“这个孩子可以交给我了吧？”

妇人陡然一震，抱紧孩子道：“我也知道无法保护我孩子但你要杀他也要等到我母子拜祭一之后，反正我们一个也跑不了！”